

Robert Vannoy, 《预言基础》, 第 4

## 讲 用于指代先知的术语 (续)

e. 纳比 - 先知

*nabi*” (意思是“先知”) 之间的关系。我想说的是, 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先知的话, 即预言, 实际上是神的话语, 它可能是预言性的, 也可能不是。换句话说, 这个预言是来自上帝的话语, 非常适合“*nabi*”这个标题。正如其中一些引文指出的那样, 对于希腊先知来说, 这实际上是在为上帝说话。与其说它是人类语言的本质, 不如说它是人类语言的本质。与其说是预言, 不如说是预言。这种预言可能包括一些预测, 但预测并不是预言的本质。

F. 罗赫 - 先知

让我们继续讨论另一个术语, 那就是 *ro'eh*。这实际上是 *ra'ah* 的分词形式, to see。它被翻译为“先知”。现在, 一旦你接触到这个术语, 并查看有关它的文献, 你就会发现有人试图争论 *nabi* 和 *ro'eh* 最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换句话说, 你可以区分 *ro'eh* 和 *nabi*, 只是到了后来, 这两个词才变得更加同义词。

1. 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 Mahu 和 Baru

一位学者, 他的名字并不那么重要, 但我会把它告诉你, 阿尔弗雷德·哈尔达尔 (Alfred Haldar) 认为, 你在一些美索不达米亚语言中发现了与旧约中指定“先知”相同的差异。在美索不达米亚, 有一些人被称为 *玛胡 (Mahu)* 和巴鲁

(*Baru*)。哈尔达尔认为，*Mahu*与希伯来语*nabi*相同，*Baru*与希伯来语*ro'eh*相同。因此，在阿卡德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它有这两个名称，他说，在以色列，这两个名称相当于*Mahu*和*nabi*以及*Baru*和*ro'eh*之间的名称。现在，在美索不达米亚，*玛胡*人和*巴鲁*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有辨别上帝旨意的任务，然后将其告知其他人。但*玛胡*和*巴鲁*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玛胡*直接收到了诸神的信息，他欣喜若狂。因此，*玛胡*是一个欣喜若狂的人，当他处于欣喜若狂的状态时，他会从神灵那里得到信息，然后将其传递给其他人。当他仍然处于欣喜若狂的状态时，他就这么做了。

然而*巴鲁*却不同。*巴鲁*人通过外部手段间接接收到了这一消息。换句话说，*巴鲁*人是会读星象或读各种预兆的人。*巴鲁*人确定主旨意的方法之一是检查祭祀动物的肝脏并观察肝脏的结构。不同的肝脏结构有不同的意义，他会以这种方式决定上帝的意志，或者他会把油倒在水上，看看会形成什么样的模式，并从中读出一些东西或抽签—决定上帝意志的各种外部手段上帝。

## 2. 决定神旨意的外在手段

现在哈尔达尔试图做的是说，就像美索不达米亚有他们的狂喜和他们的*巴鲁*祭司一样，在以色列的*纳比*和*罗伊*之间也可以找到同样的区别。直接从神灵那里收到这条消息的*纳比*欣喜若狂。*ro'eh*是指从外部接收信息然后将其传递给其他人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理论。问题是，如果你看一下圣经数据，就会很清楚地发现圣经数据不符合这个模式。在这里，你有一个来自其他地方的模式被强加在圣经上，

并且圣经数据的细节被强加到一个已经先入为主的模式中。例如，撒母耳被称为“先知”（《撒母耳记上》9:11），但他并没有通过外在的手段来确定上帝的旨意。

现在，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先进一步谈谈通过外在手段来决定上帝旨意的事情。这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圣经之外。请记住，大祭司的袍子里有乌陵和土明，他可以通过使用乌陵和土明来确定上帝的旨意。当你进入大卫时代，在扫罗消灭了诺伯的祭司之后，亚比亚他逃脱了，他把以弗得带给了大卫，在接下来的几章里你会看到大卫说，“把以弗得拿给我”，然后他问问题主的。“这个地方我去还是不去？”主说：“是的，去”。“我会胜利吗？”主说：“是的，你会的。”或者“不，你不会的。”通过圣经材料，可以合法地使用外部手段。然而，能够使用外部手段的个人永远不会被称为“*ro'eh*”。你可能会说，亚比亚他拥有乌陵和土明的监护权，他是一位祭司。他不是罗伊人。所以它不属于这个类别。

你确实提到过一些人利用外部现象来决定上帝的旨意。但有趣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被称为“先知”。它们从来不被称为*ro'eh*。他们被称为占卜师、魔术师、占卜师或巫师。如果你读申命记 18 章 10 节，那段经文描述了先知的身份，以及上帝将如何通过先知说话，你会读到：“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牺牲自己的儿女而牺牲。”火，从事占卜或巫术，解释预兆，从事巫术或施咒语，是媒介，通灵师，向死者咨询。凡行这些事的，都是主所憎恶的。”主正在谴责这些巴鲁祭司在美索不

达米亚所做的事情，从肝脏或占星现象或其他什么来观察预兆。这是以色列人所禁止的事情。

### 3) 1 萨姆。 9:9

现在，有一节经文我认为很有启发性，尽管这节经文也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撒母耳记上》9:9 对于旧约中 *ro'eh* 和 *nabi* 的用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启发性。它写道：“从前在以色列，如果一个人去求问上帝，他会说，‘来吧，让我们去找先见，*ro'eh*’，因为今天的先知过去被称为先见。” “今天的 *nabi*，先知，过去被称为 *ro'eh*，先知。” 这节经文，如果你看 NIV，你会看到它在括号里。这是第 8 节之后插入的一个括号。如果你看一下更大的上下文，我想你会得出结论，它确实比第 8 节之后更适合第 11 节之后。你看，这就是扫罗外出寻找他父亲的地方。失去了牛，他发现找不到它们。他的仆人说：“有一位先见，我们为什么不去问他呢？”他在第 8 节这样说。仆人说：“看，我有四分之一舍客勒银子。我会把它交给神人，让他告诉我们该走哪条路。”暂时将第 9 节放在一边。“‘好，’扫罗对他的仆人说。但他们还是找不到驴子，于是他们就出发前往神人所在的城镇。当他们上山进城的时候，遇到一些女孩出来打水。他们问他们，‘先知在这里吗？’”然后你就可以使用 *ro'eh* 这个词了。“预言家在吗？”你看，第 9 节，如果你把它写在第 11 节之后，“从前在以色列，如果有人去求问神，他会说：‘我们去见先见’，因为先知那天过去被称为先知。”现在很多人认为第 9 节并不是原文的一部分。这可能是文本边缘的解释性注释。在传输过程中的某个时刻，它

被放入文本中，但他们把它放在了错误的位置。它应该放在第11节之后来解释什么是先见，而不是放在第8节之后，因为它确实不太合适。我认为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这可能是一种解释性注释，而不是原文的一部分。但它告诉我们的重要一点是先知和先见之间没有本质区别。这是语言使用的问题。“今天的先知过去被称为先见。”“先知”这个词比“先知”更古老，在后来的时代，“*nabi*”或“先知”这个词是更常见的术语，而“先知”这个词变得相当古老的语言，你需要一个解释，这样就不会造成混淆。

我认为这可能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但如果你思考它并将其放在更大的圣经背景中，它会提出一些其他问题。我们这句话的日期是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变得相当重要，因为在撒母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先知仍然被称为先见。例如，你会在以赛亚书中找到它，使用“先见”一词。同样令人困惑的是，“*nabi*”一词早在撒母耳时代就已被使用。亚伯拉罕在创世记 20 章 7 节中被称为*nabi*。*nabi*用于民数记、申命记和士师记。事实上，在撒母耳记上 3:20 中，撒母耳本人被称为*nabi*。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先知”这个词是在撒母耳时代之前使用的，那怎么能说后来被称为先知的东西在撒母耳时代就被称为先见呢？现在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一个明确的证据，表明旧约中所有使用‘先知’一词的文本都是在撒母耳时代之后很久的。”这是一个合理的结论吗？

让我们来看希伯来文文本。希伯来文是：“今日的先知从前称为先见”。现在翻译起来有点困难。注意 NIV 的作用—短语“因为今天的先知”将其视为一种

结构：今天的先知。“他过去被称为先知。” King James 和 NASB 重复这个动词。“因为现在被称为先知或今天的先知的人以前被称为先见。”希伯来圣经中只有一个动词。NASB 表示：“他现在被称为*nabi*。”

现在，如果你翻阅《撒母耳记上》9:11 的《七十士译本》，你会发现其中引入了不同的想法，因为那里有“因为从前人们称先知为先见”。看看你怎么说。希腊语 *ha laos* [人民] 从哪里来？以前，“人民”称先知为先见。回到希伯来语 *ha' yom*。七十士译本的希伯来语预设是 *ha'am* [人民]，而不是 *ha' yom* [今天]。你知道这很容易混淆吗？在“*yom*”中，只需用“*ayin*”代替“*waw*”即可。我认为《七十士译本》可能对这里发生的事情给出了正确的解释。七十士译本和马斯拉文本的解读之间的区别在于，七十士译本表明 *ro'eh* 是人们更流行的称呼。而“*nabi*”则是对先知的更专业或更正式的称呼。人们从前称先知为先见。如果是这样的话，“*ro'eh*”这个词可能会在以后继续使用，而“先知”这个词可能会像我们实际发现的那样很早就被使用。而且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是更技术性的用法和更流行的用法之间的区别，而不是绝对的语义区别。所以先知就是先见。上帝让他们知道应该向别人宣告什么。因此，即使同时使用“*nabi*”和“*ro'eh*”这两个词，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它们谈论的是相同的功能。人们从前称先知为先见。

现在，如果你要对它们进行区分，我认为在这个程度上它是合理的。你可能会说，*nabi*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他转向人民宣讲上帝的信息，以便强调他从上

帝那里收到的信息。 *ro'eh*表明一个人转向了上帝。换句话说，在*nabi*中，重点更多地放在公告上，在*ro'eh*中，重点更多地放在接收信息、看到信息上。所以可以说，*nabi*更强调主动的宣示功能，而*ro'eh*更强调被动的接收信息的功能。但先知和先见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学生问题：“那些被国王要求来阅读墙上的文字或其他什么的人如何解释梦和类似的东西，他们如何不感到困惑？”嗯，我认为你在这里得到的问题是你如何区分他们两个是否被称为“先知”。是这样吗？我想如果你认识一些人——如果人们在呼唤以赛亚或俄巴底亚之类的东西，而他们只是使用“先见”这个词，那么他们将如何区分真正的先知和他们认为的其他人？召唤先知？是的，事实上，如果你看以赛亚书 6:1，以赛亚说：“乌西雅王死那年，我看见了耶和華。”这里有动词形式，*ra'ah*。所以以赛亚对神有一个异象的经历。他看见了主。他可以合法地被称为“*nabi*”。我认为“*ra'ah/ro'eh*”一词的重点在于这种接收信息的有远见的方式。而“*nabi*”一词的重点更多地是向他人宣告信息。但*ro'eh*和*nabi*是同一回事。这只是一个不同的名称。人们似乎倾向于更早地使用“*ro'eh*”一词，稍后使用“*nabi*”。对于那些执行此功能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比技术标签更流行的标签。但根据圣经，没有理由看到任何区别。

4) 阿摩司书 1:1 让我们看一下阿摩司书 1:1。我正在寻找*ro'eh*，但它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特科亚牧羊人之一阿莫斯的话。地震前两年他所看到的有关以色列的情况。”如果这些是阿摩司的话，那么按照我们说话的方式，你会期望下

面的短语读作：“阿摩司的话，提科亚的牧羊人之一。洪水发生前两年他所听到的关于以色列的事。”它并没有说它说的是“他所看到的”。重点是那种有远见的接待。这里的动词是 *haza*。我们正在看的下一个词是“他看到”。这是同一件事。它的意思是“看到”或“凝视”。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这种将 *nabi* 与 *ro'eh* 分开的尝试，因为圣经文本中没有给出两种不同的个体，它们是相同的。

学生提问：“那么，刚刚为国王工作的人不被认为是先知，而是算命先生或预测未来的人，他们也被称为先知吗？”不，他们会被称为占卜师、占卜师或预兆提供者。对于这类人还有其他的词。

G·霍泽

让我们继续讲 *hozeh*。关于哈扎我就不多说了。它来自动词 *haza*，就像 *ro'e* 来自动词 *ra'ah* 一样。*haza* 的意思是“凝视”或“看着”。它实际上是 *ro'eh* 的同义词，用法相同。正如 *ro'eh* 一样，重点似乎是接受上帝的启示。因此，如果你看以赛亚书 1:1，“犹大王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在位期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见的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异象”。愿景是 *hazon*。它是一个源自动词 *haza* 的名词。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就是 *hazon*。所以你可以称以赛亚为 *hozeh* 以及 *nabi* 或 *ro'eh*。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术语都可以互换使用。

### 3. 以色列预言的起源

我们继续讲三。“以色列预言的起源。”您注意到这三个要点。A. 是“据称与以色列在其他国家的预言的类比。” B. 是“以色列内部对预言起源的解释”，C. 是“我认为圣经对预言的解释”。因此，首先，我们希望在 A 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不是在 B 和 C 上。

#### A. 据称与以色列预言的类比

A. 是“据称与以色列在其他国家的预言的类比。”你会在文献中发现，据说在以色列的预言中可以找到其他民族和古代近东国家的类比。然后通常发生的情况是，学者们试图将以色列的先知现象解释为以色列以外这些现象的衍生现象，以便将以色列先知的起源归因于或由以色列以外发现的类似现象来解释。

#### 形式上的相似之处

现在，对此发表一些评论。我认为，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诚实、清晰和开放，并表示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可能会在以色列发现的现象与其他地方的预言现象之间发现我所说的“形式相似之处”。事实上，仔细想想，以色列有很多习俗、宗教机构和习俗与其他民族有正式的相似之处。但我不确定这是否说明了很多。即使存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问题是：这是否为我们在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发现的事物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或联系提供了基础？在我看来，鉴于我们已经说过关于以色列先知职能的性质，如果这些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将通过他们将他的话语传给他的子民，将他的话传给他们，谈到以色列发生的事情与我们在其他民族中可能发

现的事情之间的任何内在联系，都必须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在我看来，根据圣经预言，谈论推导是被排除在外的。但话虽如此，也很清楚的是，上帝在他说话的人们的文化、制度和思想形式的背景下，对人类说话，包括在旧约时期对他的子民以色列。当你看旧约时，你会发现旧约中的许多现象你可以在以色列以外找到正式的类比。旧约充满了献祭的规定。其他古代民族也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祭祀。旧约中圣约的记号就是割礼。其他古代人也实行割礼。割礼在旧约的背景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或意义，但它在古代世界并不是什么未知的事情。

想一想盟约的整个概念，它似乎非常清楚地是根据管理国际关系的条约概念（赫梯条约形式）塑造的。圣经圣约的形式是围绕赫梯条约的形式塑造的。上帝使用人类法律关系的工具，并利用它来构建他自己和他的子民之间建立的关系，这是伟大的事情。

就拿王权的概念来说吧。以色列在某个时间点对神作为他们的王并不满意；他们想要一个像周围国家一样的人类国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给他们立一个王。”因此，以色列和周围的国家一样，也有一位国王。然而，当神告诉撒母耳赐给他们一个王时，撒母耳描述了王权的方式。在撒母耳记上 10:25 中，以色列王的角色和职能与周围国家的角色和职能截然不同。所以你们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以色列有一位国王，但他的职能与以色列以外的国王不同。

以色列有一位祭司。其他古代民族也有祭司。那么，如果其他古代民族都有先知，为什么以色列不应该有先知，但他们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先知在以色列

发挥作用的方式和先知在以色列以外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如果你能在以色列之外找到与你在以色列发现的关于先知功能的正式类比，我是说正式类比，我认为这不会以任何方式减损以色列先知的独特性。是的，其他人有先知，但在以色列，情况有所不同。以色列先知论最本质的特征是，在以色列，先知不讲自己的想法，不说出自己的话。他传达了独一真神直接向他传达的信息。因此，当您问有关以色列以外的预言与您在以色列发现的类比的问题时，我认为您必须牢记这一点。

但即便如此，我认为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本质上不是上帝将他的话语置于上帝的内在品质中，那么即使是对以色列以外的预言的某种正式类比，又有什么样的证据呢？”这些人的嘴？”我们在古代世界找到了什么样的正式证据来证明这种预言现象？注意你的大纲，我有美索不达米亚的类比，埃及的类比，迦南的类比，还有一个结论

#### 1) 美索不达米亚类比

首先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类比。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类比的最重要的圣经外文本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上游巴比伦附近一个名为马里的地方发现的文本。在汉谟拉比时代之前，这是一座繁荣的城市。汉谟拉比生活在公元前 1700 年左右，所以还很早。在汉谟拉比沦陷之前，那里的统治者是一位名叫齐姆里·林 (Zimri Lim) 的统治者。在马里的发掘过程中，在档案馆中发现了大约 5,000 块楔形文字板。其中一些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了他们所谓的预言的痕迹。如果您查看该讲义上的字母

A, 即阿卡德语字母下的第一个文本, 您会注意到标题“神圣启示”。本材料取自普里查德的*古代近东文本*, 通常缩写为 ANET。它是古代近东圣经外文本的标准英语翻译, 由詹姆斯·普里查德编辑, 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a) 伊托拉斯图致马里的齐姆里·林的一封信

第一篇文本是伊托拉斯图 (Itorastu) 写给马里国王齐姆里·林 (Zimri Lim) 的一封信。让我阅读一下文本并对其发表一些评论。上面写着：“请与我的主交谈。因此伊托拉斯托是你的仆人。在我将这块石碑寄给我的领主马拉克·达袞的那天, 一个来自肖特加的人走过来对我说道：“在我的梦中, 我决定与另一个来自西加里科内要塞的人一起前行。”在马里的上区。途中, 我进入了图尔卡, 一进去就进入了大袞神庙, 跪拜了。当我跪下时, 大袞开口对我说道：“亚扪人的诸王及其军队与心利林的军队讲和了吗？”我说：“他们没有讲和。”就在我出去之前, 他对我说：“为什么 Zimri Lim 的使者不经常侍候我, 为什么他不把他的完整报告摆在我面前？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早就把亚扪人的国王交到心利·林的手中了。现在走吧, 我送你。你应如此对 Zimri Lim 说：“请派我来, 你的使者。把你的完整报告放在我面前, 然后我会把亚扪人的国王放在渔夫的棍子上煮熟, 然后我会把他们放在你面前。”’” 引言到此结束。“这就是这个人在梦中看到的, 然后向我讲述的。我现在特此写信给我的主。我的主人应该处理这件事。此外, 如果我主愿意, 我主将向大袞呈报全部报告, 我主的使者也将不断前往大袞。告诉我这个梦的人是要祭祀大袞。所以我没有派他继续。而且, 既然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 我

就没有取下他的头发和衣服上的流苏。”

所以，伊托拉斯图说，在他写这封信的那天，有一个来自肖特加的人，一个叫马拉克·达贡的人，带着这个信息来找他。马拉克·达贡 (Malack Dagon) 表示，他是在梦中做梦，而不是与另一个男人同行。在梦中，他和另一个人去了图尔卡，那是马里附近的一个地方，去了一座名叫大袞的神殿，很可能就是《旧约》中提到的非利士人的神大袞。但信中接着说，当马拉克·达袞 (Malack Dagon) 进入寺庙时，神在梦中问他一个问题：“亚扪人的国王与齐姆里·林 (Zimri Lim) 的军队讲和了吗？”心利林的士兵和这些被称为亚扪人的人之间可能发生过小规模冲突。当马拉克·达袞给出否定的答案时，神说：“为什么齐姆里·林的使者不经常侍奉我呢？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一份完整的报告？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就会把这些亚扪人交到齐姆利·林的手中。”然后他说：“现在走吧，我派你去，你要这样对 Zimri Lim 说：‘派你的使者来吧。把你的完整报告放在我面前，我会让这些亚扪人在渔竿上煮熟。’”

因此，在伊托拉斯图告诉齐姆里·林这个马拉克·达袞在梦中所见之后，他建议他遵循达袞的指示。现在，有些人在马拉克·达袞 (Malack Dagon) 中看到了与以色列先知的类比，他们这样设定：马拉克·达袞 (Malack Dagon) 传达了齐姆里·林 (Zimri Lim) 应该服从的神灵的信息，而以色列的先知经常传达来自耶和华神灵的信息。一个他必须服从的国王。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一点，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Malack Dagon 并没有直接这样做。马

拉克·达袞 (Malack Dagon) 将信息交给伊托拉斯图 (I torastu), 伊托拉斯图 (I torastu) 通过一封信、一块石板将其传递给国王, 将其写下来并发送给他。所以既有一些相似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 b) Kidri Dagon 致马里的 Zimri Lim 的一封信

让我们继续看文本 B., 这是 Kidri Dagon 写给 Zimri Lim 的一封信。这是一个简短的文字。上面写道: “此外, 在我将这块牌匾送给我的主人的那天, 大袞欣喜若狂地来了, 并对我做了如下的讲话。”这是 “*Mahu*” 这个词, 意为欣喜若狂。这就是大袞的欣喜若狂。“欣喜若狂”的翻译是基于词源学和一般用法, 但马里材料没有提供任何异常精神状况的证据。“这位达袞的欣喜若狂的人来对我说: ‘上帝派我赶紧去见国王, 让他们为亚杜林的阴魂献上祭品。’”这是欣喜若狂的人对我说的话。因此, 我已写信给我的主人, 请我的主人做他喜欢做的事。”现在 Kidri Dagon 将这封信寄给了 Zimri Lim。他是马里附近一个地方的总督。他说, 这位欣喜若狂的人向他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写信给国王, 他们要为亚杜林的阴魂献祭。”Yadu Lim 是 Zimri Lim 的父亲, 因此是国王的父亲。看来 Zimri Lim 未能为已故父亲的灵魂献上祭品。于是基德里·达袞 (Kidri Dagon) 从欣喜若狂的人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 并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国王。你注意到在最后一行他建议国王, “你应该这样做。”但随后他又补充道: “请让我的主做他喜欢做的事吧。”

#### C. 给 Mari 的 Zimri Lim 的欣喜若狂的短信

大纲上的 C. 讲义上的 G.。我不会读全部内容，但它是一块坏了的平板电脑；中间有一个间隙，似乎与欣喜若狂的信息有关，Zimri Lim 必须在下个月的13<sup>日</sup>向神祇献祭——也许与前文中提到的祭品相同。你注意到它是如何结束的。“请陛下按照他的意思行事。”

#### D. 基德里·达袞的另一封信

你的大纲中的 D. 是讲义上的 F.。基德里·达袞的另一封信中提到了狂喜。所以这个欣喜若狂的人提前来到了这里。但这很难理解。看来这个消息是关于修建城门的。关于门的确切说法不太清楚。有人说，已给出建造大门的指示。其他人说这是一个不要建造它的警告，但这是一个欣喜若狂的人，向国王透露了有关城门的信息。

#### E.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类比的结论

E：“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类比的结论。”这里有书籍和文章的列表。在这些文献中，许多人认为这些文本的狂喜与旧约的先知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相似之处。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一些。就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而言，有人认为，正如以色列的先知从主耶和華那里收到了他的信息一样，马里的狂喜者也从大袞那里收到了他的信息。这很公平。这是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其次，正如以色列的先知未经请求就将他的信息以神圣的权威传达给国王一样，在马里，同样如此，在没有请求的情况下，信息就以这种欣喜若狂的方式传递给了国王。国王没有询问消息。事先无法确定国王是否愿意听到这个消息。他得到了这个信息，所以又是一个相似之处。第三，正如以色列的先知经常批评国王的行为一样，在马里，人们欣喜若狂，也有批评。

“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为什么不献祭呢？你应该有。”这些就是你所谓的形式相似性：形式上的相似性。

内容上有什么相似之处？有些人认为，在第一篇经文中，你会发现一些与旧约中关于拯救的预言类似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让我知情（你会在下面的 2、4、6 行中看到），如果这件事完成了，我就会去把国王和亚扪人交到 Zimri Lim 的手中。”这与旧约中的拯救预言类似。第二个相似之处还可以从第一个文本的大约 8 行下方找到。“现在走吧，我派你去。你就这样跟 Zimri Lim 说话吧。”与耶利米书 1 章 7 节类似，“我派你去到的每一个人那里，你都必须到那里去，凡我所吩咐的都说。”“现在去吧，说吧。”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层面上你可以说，“是的，马里材料和旧约在形式上有一些相似之处，甚至在内容上有一些微弱的相似之处。”但话虽如此，我认为注意到这还没有完成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差异。让我提一下其中的几个。

#### 1) 第一篇文字，马拉克·达袞

首先，在第一个文本中，收到该消息的马拉克·达袞并没有直接去找国王。他去找国王的一位官员；他去了伊托拉斯图。伊托拉斯图将信息写在平板电脑上并发送给国王。因此，你可能会说，在接收消息的先知和将消息传递给国王的人之间有一个中间人。那里有第三方。在另外三封信中，基德里·达袞 (Kidri Dagon) 欣喜若狂，他以书面形式将信息传递给国王。因此，换句话说，在所有这些文本中，信息都是通过第三方间接到达国王的。旧约先知通常会直接向国王传达信息。一个

典型的例子是以利亚对抗亚哈。他只是出去面对他。或者以赛亚，他出去直接面对亚哈斯。

## 2) 其中两块泥板以引人注目的声明结尾

其次，其中两块泥板以相当引人注目的陈述结尾。讲义中是 E. 和 G.。E. 在消息发出后以“让我的主人做他喜欢做的事”结束，G. “愿我的主人按照他喜欢的审议进行。”其中两块平板电脑以这样的声明结尾。这种类型的限定会削弱信息的力量和权威。这是消息，但做你想做的事。这无疑将它与旧约先知的信息区分开来。旧约先知从来没有在传达来自主的信息时附带这样的限定条件。

## 3) 马里文本中的信息不涉及伦理或精神现实

第三，马里文本的信息重点不涉及伦理或精神现实，而只涉及外在的崇拜义务。“做出这样的牺牲，”“给我一份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报告。”马里文本的信息不涉及伦理或精神现实，只涉及外在的崇拜义务。这与旧约先知的信息形成鲜明对比，旧约先知主要关心的是国王和人民的道德和精神状况。我想详细说明一下，但我已经加班了，所以我不得不停下来。但让我们在下次会议开始时继续讨论这一点，并从那里继续前进。

克里斯塔·沃尔什转录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Ted Hildebrandt) 粗略编辑

最终编辑：凯蒂·埃尔斯 特德·

希尔德布兰特重新叙述